

乙丑
重編

飲冰室文集

冊
五

乙丑
重編 飲冰室文集 卷五十三

第三集七

新會 梁啟超

歐洲大戰史論

一 導言

外史氏曰。聞諸智者見事於未形。未形云者。非無形也。月暈而知風。礎潤而知雨。風雨之未至。而其形則既具矣。特爲他種現象所障。隱伏焉。而未予人以共見。及其既至也。人人以爲吾固見之矣。信能見乎。未也。其見者。爲當時之現象。而希能見其現象之所由來。與其所終。極譬諸颶飈。發迅橫厲。兒童駭汗。羣動懼伏。瞠然而已矣。烏知乎當其未起於蘋末也。而勢固有必至之符。觀象者既蚤惴惴焉。思所以應之。且其爲勢也。恆或息於此。而張於彼。例如居上海者。聞颶發於香港。拔木發屋。覆舟不可勝計。或竊竊焉。私幸其災之不及我。而豈知數日之後。必旋轉而相襲。無所逃避也。是故明者見果。則溯因。見因。則推果。能審乎因果相發之理。則恆能思患而豫防焉。會值時勢。或且轉禍而爲福。卽不爾者。亦得以懲前車之覆。而弇後車之戒。夫史

家之職不徒在敘述事實之真相而已其最要者則在深察事實聯絡之關係推究其因果之起卒以資今鑑而垂來訓茲編之作非曰能之承乏而已

外史氏曰昔人有言天道十年一小變百年一大變又曰三十年爲一世豈不信哉

距今二百年前俄皇大彼得與瑞典大戰於北徼俄實始霸普王腓力特列維廉第一卽位稱王普始通於上國歐人笑其以蕞爾國而竊王號以自娛也王曰吾不辭爲假王吾將以真王詒吾子孫而法王路易第十四亦以其年殂落嘗喟然嘆曰朕死後洪水其來十八世紀歐洲之局開於是矣距今一百年前則掀天撼海之偉人拿破崙敗於滑鐵盧身爲俘纍費志以歿校其時日距今歲戰禍之發相去恰一月耳拿破崙第一次之見俘在一八一四年四月十一日今奧塞宣戰在一九一四年七月二十九日相距兩月餘拿破崙第二次之見俘在一八一五年六月二十九日

前於彼恰一年後於彼恰一月亦奇事也

自是維也納會議竣事更閱數年而全歐始定以開十九世紀之局然閱三十年至一八四八年各國革命蠡起而歐洲內治之情狀一變又三

十年爲一八七八年柏林會議成而歐洲外交之情狀一變更三十年爲一九〇八年奧人併吞波士尼亞赫斯戈維納二州遂爲今茲戰禍之媒其間相距恰各三十

年。天耶人耶。吾烏乎知之。

自一八七一年普法戰役告終後。歐洲列強相互間無戰事者。四十餘年於茲矣。其間若俄土戰爭。若中法中日戰爭。若英意諸國征非洲北岸之戰爭。若英杜戰爭。若義和團戰爭。若日俄戰爭。若土耳其革命戰爭。若中美南美諸國革命戰爭。若中國革命戰爭。若巴爾幹諸國相互間數度之戰爭。若美墨戰爭。雖未嘗不間歲一起。然或則純在歐洲以外。或歐洲諸國出其餘威以征略所謂野蠻國者。否亦歐洲邊陲蠻觸小國而已。若夫歐洲六七雄。世共指目爲文明中樞者。則四十年來熙皞驩虞。耳不聞鼓鼙。膚不親金革。雖偶有一二違言。恆能折衝於尊俎。以弭禍於未形。幾疑大道之行。講信修睦。昔惟夢想。今乃真見。然夷考其實。則各國相競於擴張軍備。日夜無休。時軍費遞年增加。常占國家經費全部什分之六七。科學之發達。強半應用之以改良軍械。陸海空各方面。咸研習相斫術。蓄養實力。惟恐後時。而各國之治兵。各有其心目中。所對待之一國。或數國。常比例之以爲蒐討軍實之標準。故雖日日冠蓋往來。縞紵投報。實則刹那刹那間。常瞋目相視。互思所以扼其吭而剗刃於其

腹伺機卽發其未發者莫敢先動耳若此者無以名之名之曰軍容的平和夫欲築平和之殿宇而以軍容爲之基礎此何異以炸彈支牀以棉藥爲茵而謀寢處偃息於其上此其不容卽安五尺之童所能睹也彼列強者其智計寧不及此雖亦及此而事勢則亦無可奈何騎虎背者不得下乘利風者不得泊則惟縱其馳騁極其流駛終局之死生禍福任其所遭焉耳然當彼刻刻殺機四伏間不容髮之際而猶能蒙平和之假面歷四十餘年則非徒恃軍事上之均勢而已而更恃外交上之均勢於是有所謂俄德奧同盟德奧意同盟俄法同盟英日同盟英俄協商英法協商英意協商法意協商日俄協商等相起伏相消長連橫合縱日夕捭闔期以五雀六燕保其衡平然此種鈎距接構之術一面固暫足爲平和之保障一面又實永爲爭亂之因緣蓋各有所以互相倚以爲重者則易以陵人及至予人以不能受則其所還相加遺者亦必如其分且旣分曹比耦要約於平日一旦有事自必相屬負而未由自主無復能有以調人資格立乎其間者故禍一發而不復可收也嗚呼今茲滔天之禍豈不由是耶

夫兵凶器。戰危事也。其在古代。時或以一二人功名之欲。糜爛其民而殉之。進逮今世。庶政取決於輿論。既非一夫之喜怒所能興戎。而其當局者。又率皆諳練持重。絕非輕僥倖張。苟徼利於一時。以彼之智。夫豈不知戰禍一開。其慘酷非復可思議。敗焉將覆滅宗社。卽勝焉亦斲喪元氣。顧乃連翩踊起。如食狂泉。朝野上下。貧富貴賤。智愚賢不肖。咸距躍以赴。議不反顧。計不旋踵。夫人情不甚相遠也。豈其好勞而惡逸。好危而惡安。好死而惡生。而今既若是一國。爾而他國。何爲亦爾。爾此其中必有一公共之原因。因以主宰之。而衝動之。不可不察也。公共原因。維何。則民族國家主義之發展。與國民生活之劇競。是已。今歐洲諸國。其建國最古者。不過數百年。其新者。或僅數十年。新者勿論矣。卽其古者。當百年以前。其所以立國之具。且未大備。在國境內。而階級與階級相仇。地方與地方相鬭。以今日嚴格的國家之定義繩之。雖謂未成國焉可耳。經十九世紀百餘年之鍛鍊。而此數大強國者。乃始能搏其國民爲一丸。以國家爲單位。而所屬之人民。爲組成此單位之分子。國家譬則筆。人民則其所束之毫。國家譬則帛。人民則其所縲之絲。此所謂國家主義也。而以彼都百年

來之經驗。則以謂欲求國家機能之發達。必當建設於民族基礎之上。如欲求良筆。務純其毫。勿使雜。欲求良帛。務均其絲。勿使龐也。雖然。國於歐洲者。以十數。其民族。大宗。派三四。而小枝。派亦且十數。一國中。恆數族。而一族。亦恆散居於各國。於是乎。謀國之士。其國中有數族者。則思所以同化之。而維繫之。其一族散在數國者。則思所以聯絡之。而吸集之。坐此而戰爭。乃往往起於其間。夫意大利也。德意志也。在五十年前。皆民族之名詞。非國家之名詞也。今意德之領土。彼時分隸奧法名義之下。或爲小侯。或爲郡縣。徒以民族國家主義鼓吹實行之結果。則既龐然爲大國。以立於天地矣。其他族之同一境遇者。安得不聞風而起。此巴爾幹半島。斯拉夫派諸民族。所爲日尋干戈。爲全歐禍源也。夫既國與國並峙。而相競。惟廣土衆民者。乃能上人。此事理之至易明者也。既以一民族組織一國家。苟其國家之容積與民族之容積適相脗合。而無復有一同族之民受治於他國。斯亦已耳。如其有之。則其外屬之族。姓恆思內嚮。而其族之宗邦。恆思外吸。此又自然之勢也。於是乎有所謂大日耳曼民族主義。大斯拉夫民族主義者。各負一隅。以接構而交鬭。此禍燄之所由日張。

也。抑彼諸民族者。當其立國之具未備。國中內亂屢作。則固無暇日以競於外。而喪亂彫敝之餘。其子遺者反易以自給。亦不必荒其業以與人競也。歐洲各國則半世紀以來。整頓內治之大業。略已告成。休養生息。戶口歲增。土地不給於養。人滿殆成公患。加以學藝昌明。制作窮巧。皇皇焉求市場於外。失之則無以自全。論者謂之商戰。商戰之名。半世紀前所未嘗聞也。夫商戰之慘。與兵戰之慘孰甚。吾蓋難言之。推商戰之禍之所極。其敗績者。可以使全國民悉喪其衣食之源。永劫爲人役。其所亡損。豈直喪師輿尸之比而已哉。況夫生計之勢力。恆隨政治之勢力。爲消長。己國政治勢力所不及之地。而欲以生計勢力侵略之。爲事固已萬難。爲勢抑亦不可久。故商戰之勝負。恆待兵戰之勝負。然後解決。又事勢之無可逃避者也。一孔之儒。動則謂今世各國生計上相互之關係太密切。各有投鼠忌器之心。藉此可以保持和平。此知其一。未知其二也。夫使全世界諸國。各皆已修明其內治。發展其國力。而無復他國覬覦之餘地。則狡焉思啓之心。或可以稍戢。而戰機或莫爲之導。無如國於全球者。百數十而完全發達之國。僅十數。其餘則既弱且亂。不克自保。其業而甘以之。

供他人競爭之目的。物譬諸羣犬。本已狺狺相向而復投骨以煽之。夫安得不搏噬。故論者謂全世界之禍源地有二。其一則泰東之中國。其二則近東之巴爾幹。譬諸兩癰。今乃決其一耳。夫以國供他人競爭之目的。物者。逮競爭之勝負既決。則物有主而目的消滅。此其爲自作孽。不可活固無論也。而以其醞釀競爭。促進競爭之故。而競爭之兩造。固不得不蒙其害。律以春秋之義。雖謂之罪累焉可也。夫明乎民族國家主義發展之情狀。與國民生計劇競之大勢。則於今茲戰役之總原因。思過半矣。

二 戰役直接近因——奧皇儲遇難案

今次戰役肇自奧塞奧塞交惡。以奧皇儲遇難案爲之媒。此稍治國聞者所能共睹也。昔吳楚之戰。起衅於一采桑女子。希臘波斯之戰。肇禍於三漁夫。近若尼堪構難。七恨告天。克使捐軀。六飛避地。斯皆以個人之報復釀國際之血腥。雖蠻邦交涉。所常聞宜非號稱文明國者所宜尤效也。今茲之役。則以一親貴之非命而驅六七國數百萬血肉之軀以償之。其究也。或將墟數家之社稷以爲殉。自有史以來。一命之

價值未有若此之崇貴者也。夫數十年來。歐美各國之元首執政。橫被刺害者。歲有

所聞。卽刺客出自異邦。亦非無先例。

如俄今皇在日本遇刺是

曾未聞因此危及邦交。釀成戰禍。

今茲之事。胡獨異焉。且太子雖貴。何至以一死而激動全奧之民。願賭其國。以爲殉。奧儲在奧境。遇刺何與於塞。卽曰凶人實隸塞籍。抑與其國家何涉。叢爾新造之塞。曷爲敢與強奧抗顏。行塞自敵。奧何與於德。而德赴之。奧自敵塞。何與於俄。而俄赴之。德旣敵俄。其攻取之軍。曷爲不於俄而於法。曷爲不惟於法而更於比。乃至英何爲而奮身。意何爲而袖手。羅馬尼亞布加利牙土耳其何爲而觀望。出入捭闔。無定。凡此諸疑問。其因果關係。締網重重。至遠且曠。若欲洞垣一方。悉睹癥結。非爬羅追溯。無自徹明。今先就奧儲案列舉事實。而推論兩造所執之理由。非特敘述之體。應爾而牽一髮動全身之故。亦可略識矣。

奧皇儲菲的南親王及其愛妃之遇害。實一千九百十四年六月二十八日。距奧塞宣戰前恰一月也。其遇害之地。爲奧境內坡士尼亞州之首府。坡士尼亞者。本巴爾幹半島中之土耳其屬地。其住民之大多數。與塞爾維亞同出於斯拉夫種族。其地

則自柏林會議後以統治權公委諸奧國。距今三十年前事自日俄戰爭後奧人始夷之爲

郡縣者也。

距今六年前事

皇儲之臨幸斯州爲閱兵也。所閱何兵。則設想塞爾維亞與門的

內哥兩國軍聯合侵奧而演習防守進取之略也。夫閱兵本有國之恆政。然奧之此舉內之有以威新服之波士尼亞人而外之足使塞爾維亞旰食至易睹矣。演閱既終。首府之市公會設讌相勞。皇儲臨焉。有要於路投爆彈者。不中。中副車侍衛及行人傷者十三人。讌席既徹。皇儲自驅無蓋之汽車往醫院存問傷者。從臣怵於前難咸尼其行。皇儲勿顧也。途間遂爲兇客所襲。拳銃三發。與愛妃並命。兇客曰菩靈的布。實十七歲之一學生。在場就縛焉。此二十八日未晡時事也。

皇儲者。老皇佛蘭約瑟之猶子也。老皇之齡。今則八十有四矣。其初卽位。在一八四九年。承新革命之後。奧名相梅特涅於前一年竄死國家多難。霸權驟替。而皇宵衣旰食。勤政愛民。

用能聯奧匈爲一家。結德意作與國。在位六十餘年。能使國運日恢。不失舊物。奧國之難爲理久矣。其民族複雜。恆有外渙之勢。能搏控勿散者。愛戴此賢皇已耳。或謂立憲之國。元首可委裘而治。若奧匈者。則皇室之興替。國家存亡繫焉。其災樂決非

徒在一姓而已。顧老皇功德隆崇。命途殊舛。舉人世間傷心之事。幾悉集於一身。疇昔惟一愛子。既已正位東宮。英邁之稱。流聞與國。而未逮壯歲。甘爲情死。餘兩公主。乃及皇后。咸遭慘變。死非其所。皇儲菲的南。今年則既五十二矣。仁厚類今皇。而英銳則又過之。近十年來。奧國外交政略之赫赫於全歐。則皇儲之功也。二三年來。又注全力以改革其軍政。論者謂倘假數年。則奧軍之成績必有以大異於今日。故奧皇儲者。實全奧六千萬人所託命也。遇變之日。奧人若喪考妣。蓋有由矣。時老皇以新病初起。憩療於伊西里行宮。聞變之日。反袂掩面。淚淋浪下而言曰。『嗚呼。自今以往。人間世更無一物以愍遺余。』外史氏曰。菲的南之遇難。豈惟奧皇之痛。豈惟奧民之痛。凡有血氣。固當共之矣。

是役之刺客。其手行兇逆者二人。一卽拳銃奏功之菩靈的。一爲域提。卽前此投爆彈之人也。皆卽日就縛。其籍貫則皆塞爾維亞人也。訊鞫之結果。則塞京有所謂國民共厲協會者。實主其謀。而彼協會之幹部員。則塞國之政治家。軍人。議員。豪商。與夫坡士尼亞赫斯戈維納兩州之巨室名士。莫不與焉。而塞國參謀次長布黎卑。

威氏爲之魁。爆彈拳銃金錢。皆授自布黎氏。其蓄謀經畫。在數來復以前。其親父兇器當實行之役者。逾十人。間助者不可數計。凡此皆刺客口中所自白。且重爲言曰。吾儕所以誓致死於皇儲者。以彼一旦嗣位。則吾塞國之運命。將與坡士尼亞赫斯戈維納同歸於盡。吾爲國家翦此大敵。吾含笑入地也。尤可駭者。坡士尼亞州州議會議長亦以嫌疑就逮。遂抗言曰。皇儲此行。吾無環而圖之者。不知凡幾輩也。就令幸免於銃難。不旋踵而奇變亦且隨襲於後。謂余不信。試一檢食桌與寢室。視其間有何物也。法庭命檢之。則時表之側。盪器之旁。纍纍然三爆彈焉。有妙齡之婢值寢食者。且持爆彈七。於是茲事陰謀之真相遂畢露。

夫塞人之處心積慮。以出於此舉。彼自爲國家計。誠有所不得已。刺客之奮不顧生。以殉國命爲事。亦良可敬。雖然。以居樞要秉國鈞之人。乃躬爲謀主。圖戕鄰國之儲貳。復潛煽彼國臣民。以爲之東道。其操術之卑劣。固宜爲普天率土所同嫉。況親受奇慘深酷如奧人者哉。訊鞫之結果。旣已暴露。奧人敵愾之念。全國若狂。示威之舉。所在蠶起。聞變後三日。學生罷學。商民罷市。團聚萬數。執挺以襲奧京之塞國使館。

拔其國旗而裂之。餘波遂及俄館。警察力不能制。繼以憲兵。始勉解散。猶日夜囂囂無休時。報館珥筆之士。日日以復仇大義責政府。曾不許執政以寸毫包荒之餘地。匈牙利者。自有其國會。其內閣夙與奧人非爲一體者也。至是亦義憤飆發。其輿論之排塞。無所不用其極。七月七日。遂開奧匈國臨時聯合內閣會議。決議問罪於塞人。

奧之民氣。既若是矣。塞國政府。則一面抗議力辯。謂此次兇變。無與政府事。一面聲言。對於人民所謂大塞爾維亞主義之運動。當加以警束。雖然。激昂之民志。遂不可復制。國中競爲仇奧之言。論行動以與奧人之仇塞者。相應和。或則抵制多瑙河上奧國郵船。或加奧僑以危害。其報紙則大聲疾呼。謂政府若對於奧人要求稍予屈服。則全國民當以頸血濺之。

如是兩國國民瞋目切齒相視相詬者。倏逾兩旬。其間各已密勿調遣軍隊。至七月二十三日午後六時。奧匈國政府遂發最後通牒於塞國政府。其大略如下。

當千九百零八年。坡士尼亞赫斯戈維納兩州之併於我奧也。塞國政府嘗有約

言謂於我奧斯舉誓不相妨。載書之言。今猶在耳。乃塞國人民公然於其政府之下。爲明反此旨趣之行動。潛煽我南境各州之斯拉夫民族。謀盪析之以入於塞。計不獲逞。則以可賤之陰謀繼之。塞政府熟視曾莫之禁。去月廿八之變。率我毒賊。毒我儲貳。塞人不我弔恤。其報紙乃宏獎凶醜。塞政府若爲弗聞。據凶人自首之言。發蹤指示。實在塞京。一切凶器。皆彼京所謂國民共厲協會者供給之。會中泰半官吏軍人。咸與其事。凶器入境。復經現駐塞奧境上高級軍官之手。凡茲事實。既已著明。我政府爲國家自衛起見。要求塞國政府履行左列各事。

一塞國政府當發嚴肅之宣言。聲明塞人仇奧思想之不合。以後此等行爲當加嚴禁。將此宣言登載全國各報紙之第一葉。且發陸軍令。將此宣言普告各軍隊。

二塞國報紙。凡有挑撥塞民仇奧之言論。政府嚴禁之。

三解散國民共厲協會。此後如有同此性質之團體發生。塞政府當預防禁止之。

四凡參加於仇奧運動之官吏軍人。悉罷黜之。

五各學校所用教科書有稍涉排奧之語句悉改削之。

六塞政府在其境內調查暗殺案之陰謀奧政府當派代表員參加之。

七塞政府處罰此次暗殺案有關係之人犯當由奧政府監督行之。

本通牒之答復限來復六日(廿五日)午後六時。

奧政府既發此通牒同時復布告各國謂對塞問題凡友邦欲爲調人者吾奧敬謝焉。

塞政府於二十五日之夕如期答復大段允爲勉諾惟於第一第七兩事毅然峻拒同時塞京奧使下旗返國自是奧塞國交絕而大戰之幕遂開。

外史氏曰今世之戰爭殆皆起於不得已兩造各有其所以不得已必謂直盡在我而曲盡在彼則自敖之詞已耳奧塞之役以近因論塞人首難之咎誠無可辭然傳不云乎牽牛蹊田而奪之牛蹊田者固罪矣而奪之牛不已甚乎奧人既強塞以不能受其鋌而走險亦固其所耳況其遠因之複雜難理更非一二語所能批導者哉。

三 大斯拉夫主義與大日耳曼主義

今茲之役。首發難者。爲奧塞。而爲之主動者。實德俄。若英若法。若比。皆被動而已。欲明德俄奧塞相狼狽相衝距之真相。非先知有所謂大斯拉夫主義。所謂大日耳曼主義者。焉不可。

大斯拉夫主義者何。大日耳曼主義者何。斯拉夫人。日耳曼人。各以民族之名相標榜。欲舉其同族之民。散在各國者。聯爲一大政治團體。而揭櫫此主義。以相號召也。歐洲之大民族四。曰日耳曼。曰拉丁。曰盎格魯撒遜。曰斯拉夫。德法英俄四國。爲之代表。而歐之東南境。則日耳曼人與斯拉夫人錯處相逼。相猜而禍亂遂醞釀於其間。今先列敘此兩民族分布之大勢。然後此兩主義之源流可得而論次也。

全世界之斯拉夫人約一萬六千萬。其派別及分布之地域略如下。

俄羅斯人一萬一千二百七十萬。住俄境。

波埃米人六百萬。住奧匈境。

斯羅哇克人二百餘萬。住奧匈境。

波蘭人千八百萬。住奧匈境者五百萬。住德境者百萬。住俄境者千一百萬。

餘二